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註 呂向註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

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擘脩漢書作此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

輔君治化者也 銑曰前漢為王 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

謂兼之 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 稱為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 善曰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

是有志操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誅曰茂績惟嘉 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然

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 翰曰原本圖謀

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

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 五臣本通矣 善曰

傳寺人披曰齊相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又曰

齊相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

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銑曰王

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

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

賢兼通也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 五臣本

皆武人屈 五臣本起亦有鬻繒屠 五臣本狗輕

猾之徒 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敗繒者也高祖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 向曰翼輔蠅特也鬻

敗也得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

也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故勢

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

見菹戮五臣本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

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

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

也菹醢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輔五世

戮殺也善本莫非公侯遂使縉五臣本紳道塞賢能蔽壅善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維縉紳先生之略術臣

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至武帝皆以勳臣為宰輔搢紳

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其懷道無聞

關為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

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向曰言懷道德

委棄草澤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善

者多也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

謂矯枉過其正也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

前漢不任賢能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

存其直曲之意

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五臣本有

特進朝請而

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

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

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

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

而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翰曰言光

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

臣而任之**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五臣本情則違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

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向曰喪傷撓

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五臣本作非**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

列於朝即蒞戮相仍故云未遠齊曰若選有

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

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不得不校其勝否即**

事相權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

弊權輕重於是其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故高秩厚禮允**

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誼

中傷者尤多 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

人之建武之世善曰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

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顛上

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

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昔留侯

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有而字郭伋亦議臣

本作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留侯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

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

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

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

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向曰言崇舊恩偏

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永平中顯宗

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善曰顯宗明帝

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

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傳 向合三十二人

日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

故依其善本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次

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

宦者傳論善曰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

故集為傳論 良曰周以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礼有其官職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

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

禁善曰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

禮云奄十人闈十人奄守門者寺侍人掌女宮

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

王之正內謂路寢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闈尹

審門閭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闔尹主領闔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

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良曰闔尹闔官也問亦門也審謹

閉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善曰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翰曰小雅詩篇名

巷伯宮中闔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然宦人之在王朝者

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

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

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

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

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

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

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向曰景

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

景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濟曰景監繆賢皆闔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蘭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

是著功也 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左氏傳曰齊相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

人內闈宦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良曰弊惡也 漢興仍襲

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

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

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

之上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

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

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

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

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文帝時有趙談之間 銑曰謁者宦人之官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

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 帝數宴

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

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元帝之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

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闈中人主之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

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銑曰

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

不復雜調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向曰他士外人也至永

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

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摠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闈宦而已故鄭眾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善曰史記曰景帝

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良曰言和

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闈宦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謀誅

之慙惡也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

惡則憲也

是中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

軌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自明帝卿侯翰宮卿則大長秋也

以後迄乎延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委用年號延平

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作其中常侍至有十

人小黃門五臣有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言闈人兼主之也鄧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善曰立殤帝太后臨朝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

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官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手握王爵

闈故不得不委用闈人以通國命

口含天憲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

也言皆出於黃門非復掖庭永巷之職五臣本作閨牖房

闈五臣本作之任也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

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銑曰宦者本掖庭閨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

巷皆宮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柏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

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

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

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
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
大長秋

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
人具瑗魏郡人左館河南人唐衡潁川人相

帝呼超館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
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
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

館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
封故俗謂之五侯
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言恐懼
也論語曰屏氣似

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
之莫不屏氣良曰言内外之官懼闕宦之威

皆屏氣而恐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

之畫復興於當今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
翰曰伊尹霍光

皆謀畫之臣闕宦之屬自稱同也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

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作
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

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

者布滿宮闈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馬長
劔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

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長劔武夫之服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

苴子余茅分虎南向臣民者蓋以十數善曰尚
書緯曰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

言如此十數人**府署第館某**善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

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五

本作物**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音刃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

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

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閹人親屬紈紈也縠紗也冰者如冰之絜霧者如霧之輕紈滿也**嬙媛侍兒**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

嬙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漢書曰初袁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

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良曰

嬙媛嬙御也侍兒侍婢也**狗馬飾彫文土木被**

緹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

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翰曰**皆剝**

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割萌黎競恣**五臣本作**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

熏子以自銜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

古者腐刑必薰合之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

闕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刑體

同弊相濟故

其徒有繁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向曰弊

惡也繁多也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善曰韋昭國語註曰山居

曰棲劉騶駘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諛言緣間而起 濟曰蠹亦敗也殫

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闕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諛言動亂於國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日善

尚書曰予則孛戮汝

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孛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

因復

大考鉤黨轉相誣染

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

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川考治時上年十

二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翰曰考謂捶擊也鉤凡稱

謂鉤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

善士莫不罹

五臣本作離

被災毒

善曰栢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

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闕黨皆加其災

也 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蹶怨協羣英

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

乎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竇武

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

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世張驥趙忠等因進入

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咸親踞譁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
 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張驥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棊
 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殖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
 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揔盡初袁紹起義兵誅
 董卓斬趙忠捕宦董卓斬趙忠捕宦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
 官無少長悉斬之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今
 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闞宦之暴而自為
 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弱善同翰註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
 以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

遂立相帝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寧
 是昏弱者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
 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
 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
 然矣五臣無矣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
 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闞
 官得位亦以闞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論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
 無名王侯不能臣榮
 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註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
 豕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遜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遜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遜之時義

大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良曰事

謂幽寂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善曰穎陽之高論語

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穎水之陽良曰許由逃於武盡美矣終全孤

穎陽而堯不能屈其志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竹之潔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自茲以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銑曰自茲以降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

謂以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

至道也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

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

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

猶操也濟曰鎮壓躁動圖謀然觀五臣本其

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

其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

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

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

介之性也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

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

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耻以救人雖三

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

隱逸之情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

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遊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 銑曰適

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 彼雖硜硜有類 廻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

沽名者 善曰論語曰予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硜硜 然而蟬蛻 稅

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然而蟬蛻 稅

歸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 異夫飾智

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夫飾智

巧以逐淨利者乎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 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

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

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淨利榮華也言去鄙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

事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

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

穎曰謂寬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奪也向

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

之人皆然而去之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

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相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濟曰言

朝高潔之士然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

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衷曰

也慕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

害今篡或為慕誤也鴻水鳥也冥冥

高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

也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

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

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言光武側席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

是憂幽人不至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義相望

於岩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

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弔弔銑曰旌招賢之

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

望岩中若薛方逢善曰漢書言多也江萌聘而不肯至善曰漢書

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

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

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

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

連徵不起以壽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

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

父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

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殺皮綃頭巾待

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

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齊同羣方咸遂志士懷仁善曰郭象莊子註曰善註羣方咸遂志士懷仁善曰郭象莊子註曰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

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斯固所謂舉逸民善本則天下

歸心者乎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

也歸心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善曰

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

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羞與卿相等列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

耿介謂執節守度也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

中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濟曰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

亦失其順 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同夫作者列

中之行焉 同夫作者列

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善同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

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

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註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

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銑曰靈異也迭更愠恨也 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善曰鹿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長 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

也理人理也言人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

謂美聲 子昌言曰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 蹈雲天過虛者華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卿亮不可及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
金石也薄迫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揚班崔蔡之徒善同濟注 濟曰愈益也揚惟
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

文章之士**異軌同奔**迺相師祖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良曰軌述

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善曰賈逵國語註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古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若夫乎子艷發文**

以情變絕唱高蹤又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也銑曰艷美也

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

王咸蓄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

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

子植也咸比日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甫乃以情緯物**善

無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註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

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並標能擅美獨映**

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其飈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

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法也良曰

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徒以賞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

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

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

之秀特獨也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

合善曰論衡曰德弭盛者文弭縉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

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

誼曹植王粲也縉繁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於睢陽城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

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

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

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

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

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曰作乎此正始中王弼何晏

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

老殫盡也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

也熙安帝年號載年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

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經鈎命决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濟曰屬續

委積也言文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善曰孫

章盛多也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

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

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

也玄珠喻至道也言 遁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曰

為文者皆寄託於此 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

聞焉爾 翰曰適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

辭者 也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

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

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

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銑曰仲文殷仲文革

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

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

體謝混 字叔源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

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善曰

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

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

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

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曰商榷為此歌 齊曰衽襟也榷略

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妙 工拙之數

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善曰文賦曰

代若五色之相宣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曰

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

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

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

妙達

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

五臣本作制

諷高歷

賞

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盛

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

望長安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善曰

孫子荆陟陽候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良

同善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

高前式

翰曰法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曾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銑曰稍漸也此秘謂音韻

曰靈均屈原字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

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

張蔡

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善曰論語曰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
 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之妙而去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之遠也 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
 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 良曰知音者蓋約
 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
 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
 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翰曰恩愛倖
 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
 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
 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 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銑曰蹈履

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 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
 小人

師傳說去為殷相

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
 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

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
 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 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

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
 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
 人不常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

楚列鼎而食 濟曰世胄也 明敷 五臣本 幽仄
 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 作揚

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駁仄陋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

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逮于

五臣本二漢茲道未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

子叔度名動京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

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

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

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

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

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

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

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

廉有大名於京師牛且士五臣子居朝咸有職

鑿乃鑿療牛疾之人

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

珥漢貂 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

珥插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

門侍郎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

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

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

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

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掌醉小遺殿上詔

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

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

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

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

以爲同悞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非黃門侍郎明矣向日侍中之官大出

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君

縣五臣本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濟曰豪勢謂權勢非若晚代分為三塗者

之家言並逐才而用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

品雜用故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善曰國

纓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

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因此

相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

以才品人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

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摠其義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

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而舉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善

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向曰言

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

成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

文選卷

三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善曰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良曰詭偽也

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自此以

還遂成卑庶善曰衣冠以外昔同下科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也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善曰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翰曰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然有辨善

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銑曰較明辨別也夫人君南面九重與

鳥到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反門以九重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

奧深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宜有司遠也

存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陛闈門也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任謂用闈官為之

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

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

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空置百司權不

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近習天子所親幸也。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之臣，糾雜言多也。

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狐藉虎威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外無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穀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齊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鈇鉞瘡痍，搆於牀第。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良曰：鈇鈇第之言不踰閼，杜預曰：第，簣也。

五臣本
作寤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穀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齊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砧鉞斧也瘡痂喻讒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構服

瑕於宮曲林篋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

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

死無與翰曰言有趨附與南金北毳來悉方

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屬虎魄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

兩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

出故云北毳也艘舟也縑繒也珀琥珀也兩車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

與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

之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

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此今日倖

臣則不能及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太宗明帝

之法未嘗不關於權倖之徒情憚丁宗

盛衰良曰言諸王親屬戚皆畏懼倖倖之臣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五臣

子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

絕謂滅之也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倖

倖之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

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

由於此善曰寶祚猶寶命也銑曰忘厭也言

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

之由實從倖倖而起又有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嗚呼

又有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嗚呼

漢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
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濟曰固脩漢書自作
叙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
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
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天生德聰明神武

善曰項代曰聽於無聞曰聰
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

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
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善曰

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
綱以喻網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

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爰
高祖因而起 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善曰爰
於也高

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
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

德尚赤故舉朱
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

善曰粵
始蹈履

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謂降於漢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後

人者死傷人及盜
應天順民五星同

五臣
作合畧同

翰注
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畧光景也
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

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善曰尚書曰湯矣西

畔換反易也

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

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乘豐

善本作豐字

三秦

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

爭恣志

齊曰豐際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際

為雍王司馬所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

懷民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久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

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

臣翰曰股膝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

爪牙信布腹心

良平

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

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

恭行天罰赫赫明

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明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貌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濟曰有光光明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頤頤昂

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王名 閹闈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閹闈

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 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閹闈宮中門

也趙謂趙飛鸞 炎炎燎火光 五臣作亦允不陽 善曰

王謂帝舅王鳳 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

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 政王氏不亦熾乎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 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

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 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 是乎 向曰隸賤徒侶也 越亦狗

五臣盜芮尹江湖 善曰漢書曰彭越常魚鉅野 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

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 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

尹正也 濟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曰苟且為盜

制淮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 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 綰

自同閉旦鎮我北疆 善曰應劭曰閉音扞南楚 汝沛名里門曰閉 翰曰

盧綰與高祖同里而高祖 封綰為燕王北疆謂燕也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銑曰祚福也言綰

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 吳克忠信胤 也謂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也

嗣乃長 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于忠嗣自 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向曰克能

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

光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

濟曰炎火也大盜則莽

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九縣颯迴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

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眾星

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颯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厭淫詐神思

反德世

五臣作大

祖誕命靈貺自甄

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

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

沈機先

善本

作物深略緯文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

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尋邑百萬貔虎為

羣長轂雷野高旗

雲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

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

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

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滂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鋌雲雲音蘇沒切

英威既振新都
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

焚
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

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濟曰

代紛紛梁趙
良曰虔劉殺也廣蜀謂公孫述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陽自稱天子十者王郎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

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特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

以拒之
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

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

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旌日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

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

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
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

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

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
車同軌書同文

謂天下
太平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賁曰

天啓之心人其之謀
濟曰靈神慶福啓開咸

皆贊助也言人神

明明廟謀越越雄斷於
烏

有命系我隆
善本

漢
善曰廟謀廟筭也揚雄連

也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

復漢之祚
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越越武貌於

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略

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

卷

九雲館重校



